

茶馬古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马古道 / 李旭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1

ISBN 7-80148-736-2

I. 茶... . II. 李... III. 古道—简介—西南地区
IV. 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1523 号

经典书系·图文本纪

茶马古道

李旭 / 著

责任编辑: 蒋艳

责任印制: 韦舰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9号华普花园

邮政编码: 100007

电话: 010-84094409

传真: 010-84094789

销售热线: 010-64631547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 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14

版次: 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序——古道行者

马丽华

若定义“茶马古道”历经的时与空，即其出现、消亡、路线起迄，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是指此名源于“茶马互市”，顾名思义自可大致确定始终：可说始自某朝某代、川滇某地，迄于某某时期和某某地点；而广义的界限模糊，尽可以上溯至青藏高原自有人类活动并与低地人们的交往开始，譬如先秦商周旧石器，路线也泛指从遍布整个高原一直延伸到中亚南亚东南亚，四通八达的旧时道路。

若说茶马古道是走出来的，也有着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一个路网的形成显然经由无数先民脚踏其地，狭义则是指仅仅在15年前的1990，由六位云南的青年学者，勇敢地徒步“走”出——这一群体是茶马古道的命名者。此前已有不少学者注目于这条既高且远的古道，并尝试着将之命名为“盐铁之路”或别的什么名称。但是最终，茶马古道以其响亮富含诗意而被叫热，叫到约定俗成，被专家和大众同时接受认可。

若论及李旭及其《茶马古道》，同样有着广义狭义之分。李旭与茶马古道结缘已久，他本是当年六位命名者之一，从那以后的15年间他继续行走，从产茶地的西双版纳、普洱、雅安等地出发，沿古道把穿越高原的每一条主干道辅路走遍，一直走到亚东和普兰的国境线，拟议中的行程包括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等。曾以各种方式行走：群体的徒步跋涉（1990，从中甸翻越梅里雪山—碧土—芒康—左贡—昌都—巴塘，满怀激情）；一人骑自行车独行（1993，中甸—芒康—左贡—昌都—类乌齐—丁青—那曲—拉萨，匪夷所思）；与多位朋友结伴乘车而行（后来的几乎每一年，去往更遥远，已走成惯性）。说广义是指他所撰写的《茶马古道》及其它同类专著，例如《藏客》、《遥远的地平线》等，从自然地理、历史地理，到人文地理和时

代变迁，无不囊括其中。作者李旭似乎已被定位于茶马古道：李旭 = 茶马古道。这些著作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博览博采博爱，以文笔和镜头尽其所能地记录了古道沿线自然山川的壮丽风光、二十多个民族各自的生存风貌。从热带雨林到冰峰雪岭，一路可见古道两极并沿途景致因其差异巨大而壮阔，生活其间的族群面貌包括宗教信仰和文化风习因其各各不同而多彩。随着这批图书和同类影视作品的面世行销，“茶马古道”广为人知。

从对于古道驮铃、马帮生涯之类往昔风情的采写，到对于当前时代风潮涤荡下文化变异过程的观察，这样图文并茂的记录是有意义的，不仅具有文化史意义。尤其当下，连接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一条巨长的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热线正在开辟。这一朝阳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被提上日程，带着仓促上阵的痕迹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既有令人欢欣鼓舞的一面，也有值得担心忧虑的一面，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日益引起关注。此时，实地考察积累第一手资料就成为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必需。李旭穿行在旅游者和被旅游者之间，周而复始的旅行中，获取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直接经验，生活方式种种的现场领略，这样的记录意味深长，既代表着外来人（时下称“他者”）的观照，同时代表着茶马古道及其附着之物的发言。当今世界已习惯于以经济指标界定富裕与贫困，先进与落后，可是有一天一位朋友告诉我，这是不全面的，若干年后，人们会发现中国的王牌正在西部高原。这张王牌既指生态环境，亦指民族文化，更指向两者的融合。当然若打造这张王牌，还需要若干年间不犯重大错误的努力实践。

沿古道的局部路段，尤其在横断山脉，我和李旭曾一同走过。李旭第一百次地跟我说起过他的行走经历，以至于屏蔽了其它，仿佛行走就是他惟一的生活方式。熟

悉他的朋友们都知道，行走的李旭充满活力，纯粹，足够热情；在家的李旭落寞郁闷，一如走下舞台卸去彩妆的演者。走来走去，角色转换，既未走出现实，也未走出自我——这正是我本人注意到的属于狭义话题的“李旭现象”，从中可引申出所谓精神家园的虚拟性质。行走中的我们时常既惊且喜地自以为发现了某种新的理想之物，究其实不过是现有发展模式中曾经的不同阶段之对应而已，自以为于瞬间顿悟升华，不过如此尔尔。这一说法由于不宜展开不免有失乐观，有失公允，超出本文本义之外，并且无关李旭宏旨，但不提及就不足以表达知情者对于彼人彼书以及所涉及其他的总体感受，也不足以说明本篇小文出自曾为行者的马丽华笔端。还是让我们重回温馨话题：总而言之，在《茶马古道》的图片中，读者多多地看到了亲历者的形象，一部虚张声势的胡须掩饰不住文质彬彬。一个经历过大山大川、千辛万苦的旅行者观察者言说者，他的行走显示了刚强豪迈，却依然目光亲和，嗓音柔和，内心祥和，文笔温和，让你看到千年古道虽已废弃，为现代公路所覆盖，只在偏远地方依稀存留，但作为形上存在，它不仅活在当地的口碑中，从此也在当代文本中再次活过。李旭为我们提供了眺望茶马古道的全景视角，我们也由此看到了他行走其上的身影——亲切的李旭，是茶马古道风景中的风景。

目录

1992年1月30日
— 1992年2月17日及以后数年

◎一人坐客车独行

22

1990年7月9日—1990年10月10日

◎与木霁弘、陈保亚、徐涌涛、王晓松、李林
组成六人茶马古道考察队，
首次开始对茶马古道的考察、命名与研究

50

1989年9月27日—1989年11月6日

◎独自一人搭便车、徒步而行

86

110

1999年10月13日—1999年10月25日

◎与邓启耀、王庚飞、范建华等人乘越野车同行

1993年7月19日—1993年9月4日

◎一人骑自行车独行

133

1998年8月21日—1998年9月18日

◎前一段与一群台湾朋友同行，后一段与拉萨一位朋友同行

158

1998年9月18日—1998年9月23日、
2000年8月29日—2000年9月13日

◎飞到拉萨，与几位朋友驾车同行

182

2000年11月1日—2000年11月13日、
2001年5月19日—2001年5月31日

◎与台湾摄影家周庆辉及著名作家马丽华同行

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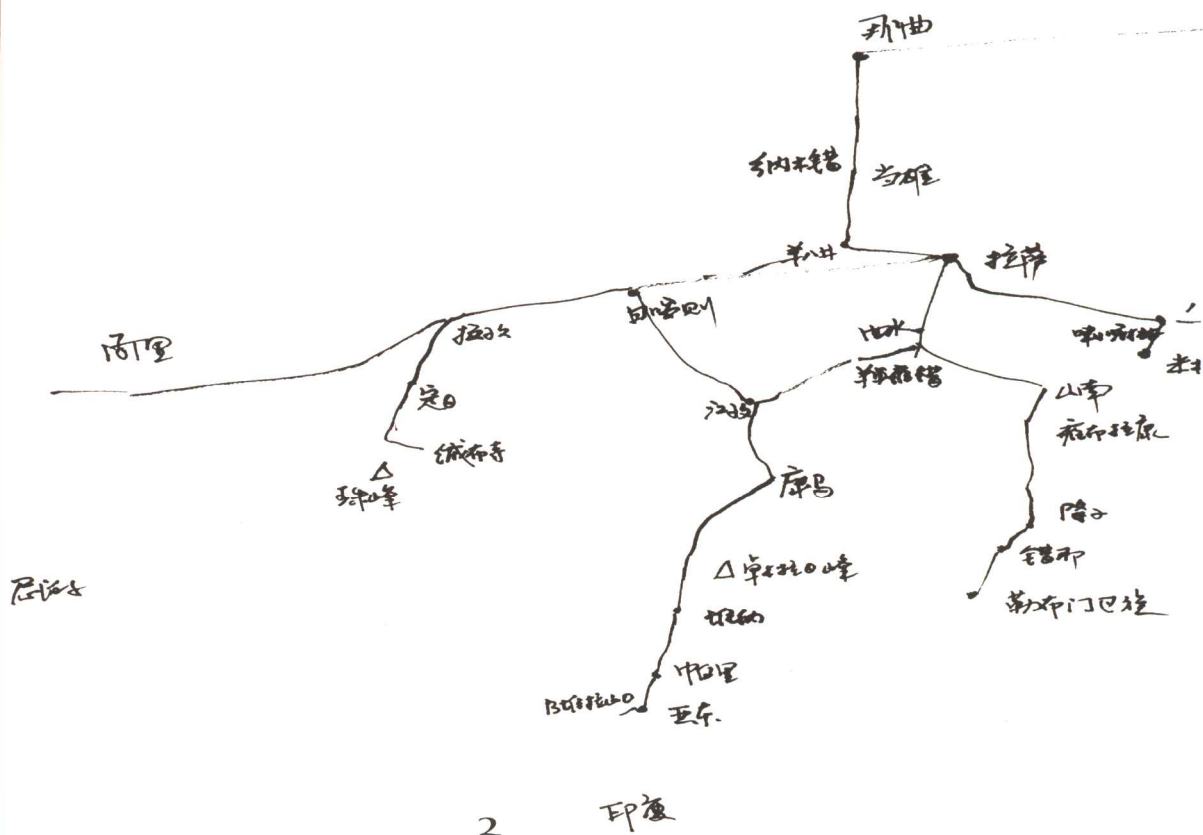
2002年6月1日—2002年7月13日

◎与茶马古道学术考察研讨会同仁及西藏朋友同行

193

目录

- 盐井天主教堂——雪域孤岛……106
- 阳光、水和女人的结晶——千年盐井……99
- 雪域大地朝圣者——以身心丈量大地的人们……94
- 玛尼堆和风马旗——连接彼岸的风景……90
- 云层后的神颜——梅里雪山……83
- 阿墩子——茶马古道上的「雪山市场」……78
- 香格里拉……70
- 虎跳峡——大山挡不住的向往……66
- 丽江古城——茶马古道活化石……58
- 巍山火把节和中元节——火传递的心意……44
- 巍山纸马——人与神之间的信使……37
- 巍山古城——被遗忘的马帮重镇……33
- 普洱茶——茶马古道的种子……28
- 藏客——在路上谱写神奇史诗人生……15
- 马帮——浪漫而传奇的漂泊……7
- 前言……2



茶馬古道

前言

二十世纪初叶，英国探险家C·D·布鲁斯在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丝绸之路时，说了一段话：“你若想尽可能地多看世界，就得遵循一条通常的规则——只要你能够选择，就永远不要沿着同样的线路做同样的旅行。”这十多年间我所做的，就是不断地违背布鲁斯所谓的通常规则，不断地沿着茶马古道旅行。屈指算来，我已在茶马古道上行走十五趟。每次出门上路，几乎都达数十天之久。我并没有觉得我少看了这个世界。恰恰相反，重复的旅行线路为我提供了深入世界的可能，而且，茶马古道的丰富和多彩，它的高远漫长和艰险，它瞬息万变、气象万千的自然景观和神奇深厚的人文内涵，使你益走弥新，欲罢不能。这使我想起了那些探求宇宙奥秘的科学家，还有那些追索终极理念和终极目的的宗教学家。他们工作的最大乐趣和无穷魅力也许就在于他们探索的东西无边无际，没有完结打住的一天。

从遥远的、开放的唐代，直到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滇藏、川藏公路修通，一直存在着一条鲜为人知的道路，它由中国大西南横断山脉东侧的云南和四川的茶叶产地出发，以人背马驮这种最原始的运载方式，穿越横断山脉以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砻江等大江大河向西延伸，蛛网般覆盖了中国最大的两个高原，最后通向喜马拉雅山南部的南亚次大陆。随着茶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兴起和传播，随着茶马互市的开展，这条道路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

一千多年来，茶马古道将云南、四川的茶叶输送到藏区，又将雪域的山货特产运到内地，抗日战争期间它更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交通道路。就在民间运输的同时，这条遥远而无比艰险的道路更成为宗教文化以及沿途二十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交流的走廊。它不仅是连接汉藏等多民族的经济文化纽带，也成了人类为生存所激发的非凡勇气和所作出的超常努力的象征。

有一次我被一种带有罕见的致命病原体的小虫叮了一口，生命垂危，奄奄一息，我并没有恐惧。人的身体和生命原来如此脆弱。惟一想到的是，要是还有最后一点力气，爬也要爬到茶马古道上，到那路上一个曾深深打动过我的地方，坦然接受死神的邀约。那儿离天多近啊。那么蓝的天。茶马古道能给人一种行走在天上的感觉。

1989年时，当我第一次从藏区漫游回来，许多认识不认识的朋友都喜欢问我一个我至今回答不了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西藏？为什么要走茶马古道？现在没人再问这问题了。人们似乎已经知道去西藏的目的，不就是去旅游吗？但对我来说，旅游不仅不是什么答案，而且压根不是什么目的。

旅行，到所谓的地球第三极的逃避般的旅行，还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哪怕在藏区高原这种时光仿佛流逝较缓慢的地方，我也能明显地感觉到，一种四处扩伸、过度嚣张的文明，把亘古未变的雪峰、江河、森林，把千万年沉默不语的寂静击破了，而且再也无法还原。大自然的原始生荒，人类的古朴平实，正在很快地被意义可疑的忙乱喧嚣所破坏、变质。去到任何一片平坦的地方，都可以看见临时急促搭盖起来的小城镇。在拉萨和西藏其他几个较大的城市，你迎面碰到的就是车水马龙和闪烁的霓虹灯。

随着一次又一次，一年复一年的行走，我越来越难以在藏区找到我所想获得和曾经获得的印象。也许那根本上就是不存在的幻象。但茶马古道途中的一些事物和人，又在时时提醒我，的确有我向往的东西，的确有让我宁静下来，让我抛弃一切出门而行的东西。它还令我保有某种希望。

不管这个世界在发生着什么，由于不可思议的僻远艰险，茶马古道上有三样东西似乎还在坚韧地存在着：一个是沿途的苍茫大地、山川湖泊、蓝天白云；一个是与藏民生命生活融为一体的宗教；一个是藏民的善良、纯朴和美好。这三点仿佛又是三位一体的存在，请原谅我在此借用基督教的观念。我觉得，藏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强烈的宗教感情似乎就来自藏区的大自然本身，相辅相成，那样的宗教感情又成全了他们的善良、纯朴和美好。

在茶马古道沿途，有着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壮丽最动人的山水。那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苍茫和旷世的沉寂。有时世界静得出奇，周围的大山全都沉默不语。它们以一毛不生而令人震惊。那种苍凉的美、严酷的美轻易就把人带入史前时代。夏季的雨水汪洋恣肆，冬季的雪水清碧如玉。它们从无数大山上奔泻而下，那水流漫漫涣涣，迅速汇聚成溪流，又很快流淌到无数的大江和河流中。当乌云散去，浩

浩荡荡的江水就裹带着古老的历史和浓浓的思绪，流向远方的山峦。远山显露出它们强劲而优美的山脊，它们是那么峻秀，又充满了张力。蓝蓝的山岚，使它们显得英姿勃发，十分年轻。如果说山脉架起了西藏的骨骼，那这些江河就是西藏的血脉，它们奔涌流动，为高原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为高原带来了蓬勃的生机。

除却大山大川，茶马古道沿途有的是极富灵性的石头和无比奇妙的云，以及超凡脱俗的天光。这些石头、天光和云似乎就是一种神示，告诉你已经到了人类世界的边缘，正处于神仙天国的门槛。那些历尽沧桑的石头，那亿万年来不老的蓝天，那一逝不再、永不重复的云，那似乎来自极地或外太空的光芒，它们组合成的色彩令人激动不已。而如果在晴天的晨曦中和晚霞里走过西藏的大地，你一定会为那种剔透明朗的光泽所震慑。那是真正的神光，暖暖的、红红的，像是将山水镀了一层，石头和土仿佛有了生命，殷红的血在它们的皮肤下流动。只要看到一眼，只要沐浴一次，人生便因之而生辉。

藏民们就世代代生息在这富有神性的地方。他们耕种青稞、油菜和蔓菁，放牧着牦牛、羊群和白云，一年四季在高原上游来走去，一点糌粑，一点酥油茶，一件皮袍，就基本满足了他们的生存需求。他们高贵、骄傲、坦荡而率性，有时幽默得让人忍俊不禁，有时纯真得像孩子。他们似乎从来不以苦为苦，而是以苦为乐，苦中作乐。欢乐似乎就是他们的天性。只要有一块披毡，他们就可以在风雨中呼呼大睡；只要有一点闲暇，他们就可以选择一片风景秀丽的地方坐下来，将一切抛在脑后，尽情地吃喝玩乐，跳舞歌唱。他们比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人更接近蓝天，更得到太阳的宠爱，一个个健康豪迈，脸色彤红，不见一丝阴影，像葵花子一样吸饱了阳光；他们比世界上的其他人更虔诚，眼睛里洋溢着信仰的光彩，犹如点燃着不灭的酥油灯。他们常常用天籁般的歌声和欢快的舞蹈让我们领略生活和大自然的内涵，有的老乡甚至会用自己的帽子兜着家里老母鸡刚下出的还热乎乎的鸡蛋追上老远送给我们。

这是片充满灵性的福地，生息在这里的人无疑是幸福的。这是个有福的民族。

在茶马古道一路，我们经常目睹前往圣城拉萨的虔诚的朝圣者，他们在崎岖蜿蜒的山道上踽踽而行，有的更将全身投匍在地，磕着等身长头前往心目中具有极神圣意义的拉萨，他们磕得四肢溃烂，面额鲜血淋漓，但眼睛的虹彩中却充溢着宁和而确凿的信仰之光。

在茶马古道沿途，同时也是转经朝圣道路的沿途，一些民间艺术家们于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在路边的岩石上、玛尼堆上绘制和雕刻了无数的经文咒语、佛陀、菩萨和许多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的动物形象，如鱼、蛇、猫等等，当然也有一些被视为神异物的形象，如海螺、日月星辰。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为古道那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庄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有时候，它们甚至能让路人产生出超越于生死之上的痴迷，似乎那真是一条通往彼岸世界、通往宁静和谐的天国之路。

在茶马古道沿途，多个民族经过长期的密切交往，渐渐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浓于水的民族大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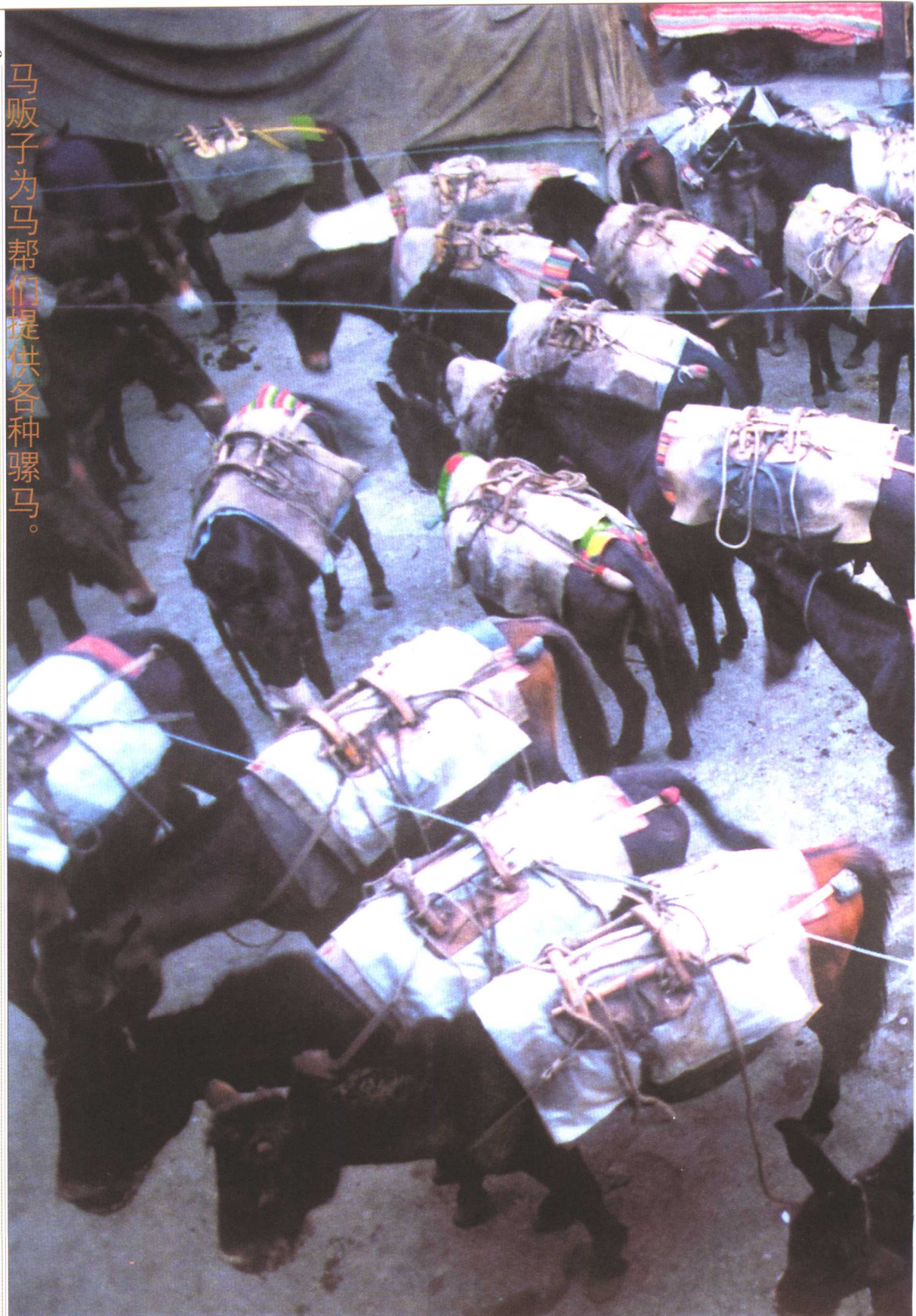
这就是茶马古道。

唐纳德·S·小洛佩兹在其《香格里拉的囚徒》中说得好：“西藏传统对我们时代和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要性基于西藏是将我们和远古文明相联系的最后活纽带这一事实。”茶马古道几乎就是这活纽带的代名词。

这一纽带不仅将我带回那远古的文明和旷世罕见的大自然，还将我不断地引向我内心渴求的目的地。一些过去仅仅存在于地图上的地名，对我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到过了那里，认识了那里的山、水、树木和花草，认识了那里的人和他们的生活。一条路总能将你引到一个世界。

也许，按西藏人的说法，我的前世就走在茶马古道这条路上，所以我今生还得不停地走它。再说了，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怀旧主义者，逝去的东西对我总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召唤。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走那条路成了我认识人生道路以及它所包含的生命意义的重要方式。总之，在那条路上我觉得心安理得，如归家中。

马贩子为马帮们提供各种骡马。



马帮

浪漫而传奇的漂泊

马帮，一提到这个响当当的名词，

就会令人顿生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向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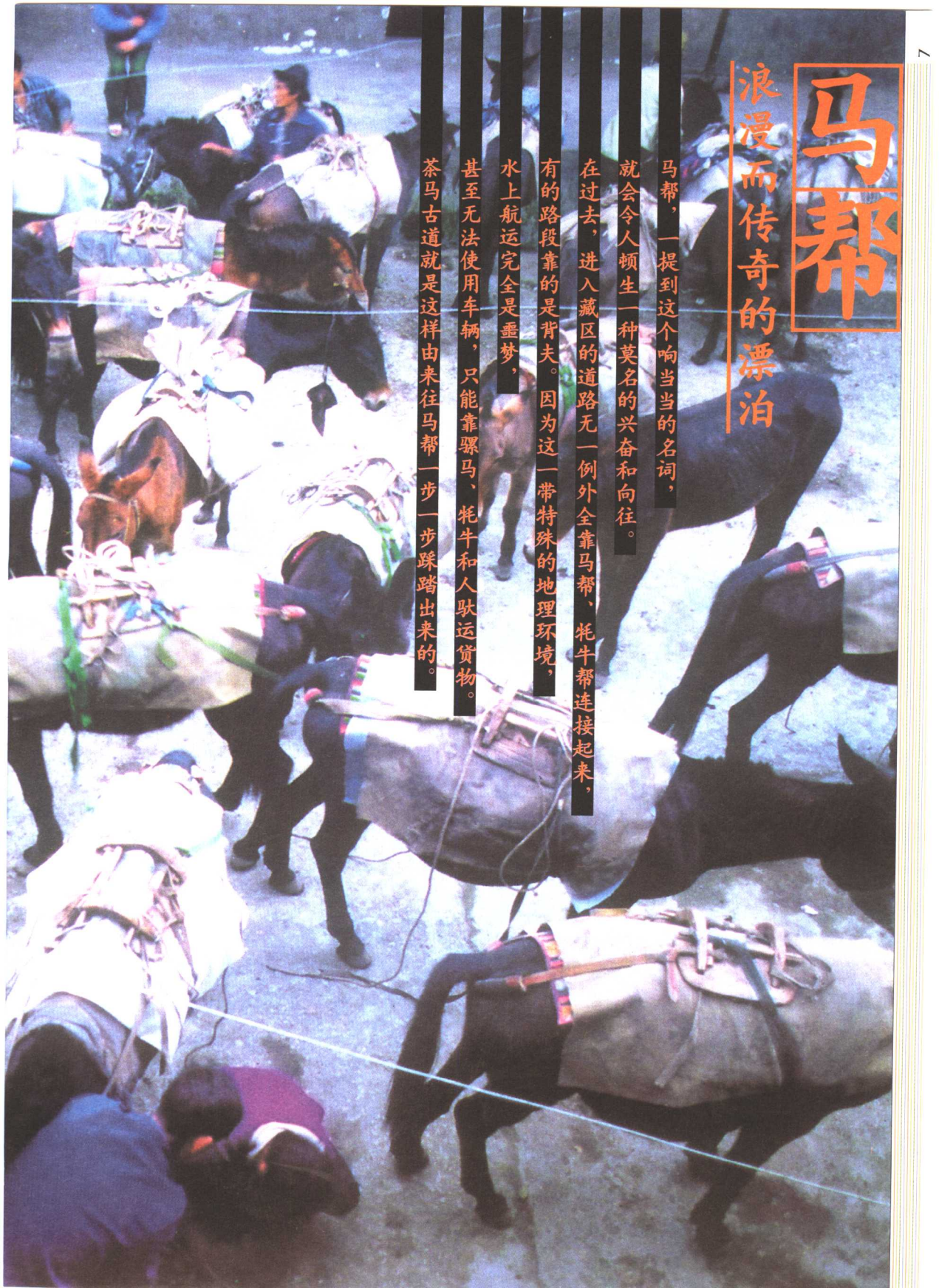
在过去，进入藏区的道路无一例外全靠马帮、牦牛帮连接起来，

有的路段靠的是背夫。因为这一带特殊的地理环境，

水上航运完全是噩梦，

甚至无法使用车辆，只能靠骡马、牦牛和人驮运货物。

茶马古道就是这样由来往马帮一步一步踩踏出来的。





马贩子为马帮们提供各种骡马



现在，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仍可看到马帮拉成一条直线逶迤盘桓在山路上，挂在骡马脖颈上的铜铃随着骡马的迈步而有节奏地丁当作响，宁静的山间回荡着清脆、悠远的铃声。马蹄铁踏在石头上的声响则沉闷而厚重。这铃声和马蹄的嘚嘚声几乎就是茶马古道的标识。世界上恐怕再没有

别的商路像这样走的全是马帮。马帮们那种长期漂泊走四方、长期在野外风餐露宿的生存方式，赋予了他们浪漫而传奇的色彩。

马帮一般来说由“锅头”、赶马人和一定数量的骡马组成。马帮首领俗称为“锅头”，因为他们要埋锅造饭，同吃同宿，经验丰富的领头人就成了“锅头”。锅头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雇主，又大多是运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一路上，锅头要负责全队人马的业务、开支以及安全等等，相当于一家人马的经理。赶马人是锅头的雇佣劳动者。马帮中赶马人使用的骡马，有的属于商号所有，由锅头经营管理，有的是锅头所有。也有赶马人自带骡马入伙，加入马帮中，这样他们就兼有了雇工和股东的两重身份，同时赚有属于他们的两份收入：一份工钱，一份红利。

在茶马古道上，人们习惯于将赶马人叫“马脚子”。马脚子们大多出生贫寒，为生计所迫才走上了赶马的路。走茶马古道虽然很艰苦，但毕竟还找得到一点钱，总比